

更如何理會得。敬之間易曰如何不曾經得許多事。通都自換他道理。不若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說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文字。聖人教人自時讀起。如鍾離心遠。使人詩字。學禮字。詩是吟咏性情。啟發人之善。心遠使人知得簡定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看。大綱亦似詩。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己見。讀其他書亦然。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經。所謂聖人有邪。書後世多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堯舜之餘。却必逐句去義。理通必致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問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從以己意。學之。張元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書。無依違強說。不得穿鑿說出來。便是得聖言。不若且研究義理。義理問問。皆可通矣。因曰右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又發出宋濂公司取取。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為得義。不知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東兩意說易春秋是隔。東兩意說春秋是隔。然易又象雖是聖人立下。說得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不知今學者。人當初本意。且不如讀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二綱五常。不至廢墜。是矣。今欲重得聖人本意。不若未須理會。聲光須於論語孟子中。尋覓看。他切不可慌。看經書。不須先自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心親善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割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處

是已。已痛痛。人良痛。在身心欲排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已之。有疑處。有疑則記之。紙耶。向時有一截學者。食多務得。要讀史記諸史。本朝典故。一向都要理會。得許多沒緊要底工夫。少刻身。已都自愁地。順創制沒難處。如契物事相似。將其底底物事。不是時節。一頓都受了。便被他縛脚挂肚。沒奈何。今人只為不會讀書。祇是讀得雜書。凡讀書。先讀諸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弊。隨不可逃。若未讀微路。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其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肯讀書。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割體之心。如此便是。蓋聖之心。如此便是。是井之心。渾是一箇。又如如五防戒。誠可見。

答周子約

日用切己之功。則聖賢言之矣。其在大學論語中。關焉。下者。又義分明。切意。實達之。雖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半辭之可疑者。什八九也。爾為不少。置其心。此而必用意於彼之。請藏。

答王欽之

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讀。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只都不著。實。序。讀書。未除義理。不情。且是心。情。又體。無。主。宰。處處。表。其。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工夫。參。互。考。證。聚。然。來。一。件。兩。件。皆。是。小。題。目。則。不。足。語。心。理。其。人。又。有。鑽。尋。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以。題。目。為。始。而。願。爾。求。而。面。以。論。語。為。先。一。日。只。以。一。段。為。限。隨。隨。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盡。則。思。慮。而。未。盡。則。讀。及。復。說。味。久。之。必。自。得。矣。近年。與。朋友。言。是。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

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舊。乃如此喜可厭。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况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如此長遠工夫。

答吳伯豐

論五中庸。讀得大學。貫通。必冷。無可得。有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趁限。一。攬。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寬。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進。學。不。明。不。是。上。面。大。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柢。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踴躍。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承論。若子約

承論。若子約。語。語。沒。覺。滯。因。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意。意。所。未。喻。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尊。意。緊。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為。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計。及。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追。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耶。

又

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了處。如詩易之類。別為充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工夫。直是受人虛心。平氣。本文文。下打。暴。教。空。為。薄。地。不要。留。一。字。先。舊。說。是。問。他。是。何。人。所。說。所。親。所。情。所。惡。一。切。其。間。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若。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為。所。蔽。而。不。得。其。止。此。夏。夏。井。姓。所以。罕。見。笑。於。大方。之。家。也。

答魏元履

春秋前輩。以為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自非理明

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精確與讀史傳無
故實無以異見知老兄心中不關忌非所以端失而
趨中也愚意以為不若以有論語用平或工夫却看
得後漢深別作道理然則論語中有得有味餘經亦
迎刃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學
達連成而不奇且問有過焉須是重心平淡怒實
之地既味深而虛恬實事以養之進久不懈當自
覺其益固不可以輕易急迫之心求日暮之功又不
可因循婉情虛度光陰也

答胡季禮

所論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僅讀論語以為學者
讀書不必欲讀徹尾此殊不可曉既以文定讀春秋
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
非少日已嘗反覆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
聲汎讀耶若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
力處方始汎讀諸書有陪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
決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淹淹無根也某於論孟
大學中庸一生用力頗有成就然近日讀之二三大
節目處猶有遷誤不仕情前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
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待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
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言道理
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答潘子善

學禮之意甚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旬難不
得今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
了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備搜不住溫
習令其爛熟為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

有今恐亦可漸進止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工夫未要
便穿鑿說說迂遠久之知別商量亦是一事也

答呂伯恭

聞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
學者徒務空言而不可以告也若果如此則恐未安焉
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
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有史其序
不可亂也若愚其徒務空言相當就論孟經書中教
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違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
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務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
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一實不亦背馳之
甚乎

答范文叔

往年經無定說諸先生明發或不同故讀者不能無
疑此年以來衆說盡出讀者亦多自是無所疑疑但
要反復誦味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
自有安身處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不哉聖賢六
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安當至此地位始是讀
書人耳

跋胡適庵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上因當終身踐言乃為不負所學斯言之要
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止
為講明聖賢之訓以為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
章析句為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

建寧府通經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
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性情之正春秋以小法戒之

厥禍以此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
失所以該貫發達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過其書不
過數十卷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
與傳習而通經之機相授受各有其家法然後漢傳之
書始出至是有諸宋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
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而乃世之賢人君子學
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自見聞或
獨有後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輒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爾間軒輊褒貶所載始不勝其多矣然學
者不祇求進退已誠欲求是豈可以令此而不觀
士相俟於學校座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者則其志
亦相俟於學校座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者則其志

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縛見其所讀又非聖賢
之書故

論解經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解經通自無事於解惟經以通
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
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費手簡者非謂欲盡言之少也
乃在中與不中爾若何說則難多何言若若親觀
愈少愈不遠矣某嘗說諸書須有得意處通融後
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說箇子在方好解經謂
之解者只要解出未嘗要費之語解開丁易易
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若以隨經句分說不離
經意最好若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
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終難尋逐程子易傳亦
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有本經只曉得

亦非所以使人思也。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是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經管人則不參悟經而自作文。解書須先通他句次還他文章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落者如是重字。今之說經者往往有四書之術本早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擊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後世之解經者有三。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一。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輕便有不通而謬處。凡看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斟酌如申說如此且擇扯住甲窮盡其辭乙說如此且擇扯住乙窮盡其辭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看矣。凡先儒解經雖先知當然其盡一生之力擬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全公議者若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聰明得箇甚麼道理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費千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及之於身為我之益而已。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却著深思熟讀便已說如此方是來學者。一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好此學者之大病譬如聽人說話一般且從他說盡不可動聽他便便以己意見抄說若如此全不見得他不可勝得只說得自家底終不濟事又之文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方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

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逞飲食之終無益也。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緣站得些小便把己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放教他聖人意思上求若如何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教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放教如有箇難處直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因是費思索思索那費恚地又舉問其疑一句歇矣。傳至叔子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應分庭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問都是英才故險著便轉便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說須後而復生一箇聖人有未盡善曉他處者某他那聖是一時問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釋是推他一時所見道理想他說未必便是聖語本旨要之他卻節說却却是好說。解文字字下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更改者只為無那恰好底字字把來看又見不能盡又著改幾字所以徇某說命辭為難。某解書不恰太多又先虛備學者為他說說說說了他未曾說到這上先說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便是教他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許多意思還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編教上夫都在許多意思不遺處而不知是看已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釋氏常有人蓋他

一切難得說不得別人自去敲扞自和箇通處只是含糊又無這說說者知此少間差異了。或問大學解已足否曰據某而今自讀幾次日恐數年後又見不穩處固不由自家問中解曰此書難得大學本文未詳者某於說前則詳之此書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傳講文字說大學皆舉單句言某一生只看這兩件文字字邊見得詳盡人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底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意地然有工夫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問逐字稱不敢循此于學者將注意宜于翻右又曰翻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接去如水相接投去水不流不撥後又云中庸義每番看過不其有疑人舉則一面看一面疑未盡愜意所以改創不已。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詳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解使人好味讀文理皆在釋文內。精義諸老先生說非不好只是說得容易使人向別處去某所以作箇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義曉得了只管品味便見聖人意思出來。看釋義須見着心不可看教了。二先生說自有相關處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害於其政害於其事又云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自當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通處。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就得孰孰孰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畫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四說有四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孰若如此便是格物有四五說是一章微則知便至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

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明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蓋那曰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他底看有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便初而解矣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某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蓋有大不同者矣 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意味深長須當字字細看要見得他意方好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是對說將來不知他古人如何作得這樣文字直是恁地整齊因言某舊年讀中庸都心煩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誰作若以爲子思作又却時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某讀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了方上涵泳他義理後來讀得熟後方見得這子思參取大子之說若爲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逐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攬布得來直是密細密又如太極圖若不分出許多節大來後人如何有得但未知後來讀者知其用功如是之至否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書易疏最道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王肅所引證也有好處後來鄭元與王肅之學互相詬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處 前輩解經有以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貼文義說者如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易文義多有強說不通處 問張子貞解之說曰此雖非經義然其說自好使只行得他底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時一若有與經意稍遠然其說底自是一說自有用處

不可解也不特後人古來已如此如元亨利貞文王重其卦元大亨利貞字面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到孔文子言當看孔子意思當以一爻爲一說爲非 橫渠云龍心半易始知詩然橫渠詩多不平易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夫子事云若作一事其作得二百八十四事此真易說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僻作一事者林文軒書云伊川解得有的當處直文義關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太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看了詩得看程底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自舊如塊然不知道不足金非金之不好益是不識金也 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亦好因說東坡本意無解疑處只據意說夫本之問書解讀底好石曰東坡解大綱也好只有失如說人心惟危這般處便說得差了如今看他底須是識他文不是處處始得 漢書傳訓言與經周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不經公羊傳無經文勢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詩訓傳二十卷是毛爲話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爲周經注乃云欲省學者而讀故具載本義然則後漢以來始說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何何何也 問先生於一禮書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在開丁上後世諸儒學而至者各以其意猜測正標索所謂理明義精而止之故其說多掣足也惟伊川爲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權處實是今不若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有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遠於書中問

亦極有難考處只如禹湯說三江及荆揚開地是吾輩疑曰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康諸以下三篇更難理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率齊車士履服實何也梓材又自是告君之辭更不可聽其他諸篇何可也梓材又自是告君豈竟有疑難要須編成門類如冠昏喪祭及他雜碎難數皆須分門類編出考其異同而訂其當否方見得然精方已不逮矣姑存與後人趙履道又問聯合如何俗曰禮非全書而禮記九難今合取禮記爲正然後取禮記諸書之說以類相從更取諸儒摺擊之說各附其下庶便便閱又曰前此三禮同爲一經故有三禮學究王介甫廢了儀禮取禮記文字以開理自明意自足今不必去上文文字少則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疏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聽得理則經雖無亦可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邊讀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湮了他原來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武無注解開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注解去曰他本只是解

大抵讀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處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奇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

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為方面不能相通也
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為高尚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嘗因書賈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為凡講學者皆當盡於淺近而達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開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經釋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端門人稱尹公與經書不為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已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為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詁味之便之

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詁味之便之
淡於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遺舍之矣如此則則用心愈勞而上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聖門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漲水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

答吳伯登

近日有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放妄亂添一句閑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傳解一皆是聖賢真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實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

答沈叔敏

須先虛心熟讀本文未可遽疑他說侯有得本意分明即取諸先生說一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為善若若合下便辨諸說混看則下梢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

會過遠矣近日說理多有此弊蓋已足看得本旨不會分明又著一疊累前重不敏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顧動皆礙礙只得曲意開旋更不復敢著理會義理是非又意當否大夫第與前輩議論長短豈非本事故此是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

答或人

前賢之說雖未始反時雖自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實與變實微微然默契今雖殊為闊濶然細觀之實得却有遠追氣象而玩索未精猶覺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礙理處却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難以誦說而傳亦以誦解而隨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間放未死當更於閒靜中淘汰之庶幾內外俱透不負今日師友之誨但恐無復此日月龜山立言却似有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托之語終不使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答林一之

賢者言說論議幾多煩瑣索澁之病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有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

答許順之

大抵文義先儒之著古今人讀不相達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有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尚異之學無以異也且據他文理又復疑味久之自明且是賢中間無許多勞擾此一事已快活了

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人之說橫於吾大面雖奉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通達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罪書說說之說况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

答楊元範

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來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

答張欽夫孟子說義

按此解之體不為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義便以己意立論又或用外字體貼而無脈絡連續便不曉者展轉迷惑粗觀者一何文雖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說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大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遠近詳密有序不知是之勿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

答張元範

問語盡或問乃曰本不問復來改定如何曰論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逐逐與前不同且善經文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達處參考集註更有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

書便以爲是也

答呂伯恭別紙

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雖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整齊耶因此方知格致格字原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者後學未到此地便承虛接響容易吓唬惡魔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

跋李少卿跋說

人有士君子之行乃先王教化德澤薰陶所就非一比長之官所能致也關市譴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時事周禮乃成周大備之法隨時制宜自不能同者前輩蓋嘗論之不當以此而難彼也以言動行爲三重乃藍田呂氏說然以經文推之有所不遑不若只從舊注之爲安求全之毀對不虞之譽而言則亦當從舊注三代正朔胡氏春秋傳已有此論然如康成杜元凱說亦不可廢蓋三代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春無冰爲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鄉來朝一事以爲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據用周正而傳取國史直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止者舊金縢大然亦夏時此爲不改詩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爲不可據此亦宜當國之耳天產地產之說孟子未曉而李君所論亦未通地之有水恐不若從程傳之說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熟乃不能疑疑而先遽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因讀李君辟

記解經

凡解經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或文則注疏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工夫致須須只明讀舊注孔之漢略詳訓詁名物及義理致尤難看而古書明處更不須諱句相續乃爲得體若此則讀者看注則知其非經外之文即須將注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斷章之味亦益深長矣

讀史

今人讀書未多理未至誠實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輯如什陳勝以亂田須是陳勝中水已漸難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灌田中不稱若是有微善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遂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先看諸史中講要有一經即看史方易看尤看史記史記與左傳相也看左傳亦有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以是看史不知今之看史有許多弊病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固不與與亂同事固不亡知得失漢及三國史未有通鑑通鑑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得古錢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漢部唐部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事可見編年難得好者前日周德華所寄來者亦不好通公於本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大則當看國朝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一耳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非不是觀其不是其是便是得義理史

且如此讀法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自然讀史有不可曉處剝出待去箇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據著有文義與此相觸便自曉得問讀史口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家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斷之若看他已得大槩唐范祖禹亦是此法然粉更是有得密如他尤好讀史亦易見作者意思後成敗處他都说得意思在前而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而許多疎脫都自見了此事亦然問經書須句理會至如史書易曉只當大槩如何曰較之經書不同然亦自是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當官十

經因舉上蔡看明道讀史進行看過不差一字每日看一經外人學論語孟中中庸固自依大序而罕有然史亦不可不看若只看通鑑通鑑都是連長記去一事只一處說別無互見又放在編年裡是大事其初却小後來漸漸做得大故人初看時不會看精詳只曾看向前去却記不得若不若草草看正史一過正史各有傳可見始末又有他傳可互考所以易記每看一代正史記却去看通鑑亦須作綱目隨其大事制記某年有某事之類年春秋經文書之類公亦有本朝大事記附搭古錢後

答潘叔昌

示讀漢史曲折觀意以爲看此等文字但欲通於古今之變又以觀其所處義理之得失耳却不於古味究索以自變化氣質之功也若慮其感動不平遂廢不讀則進退之間又恐皆失之太過而兩無所擇也

答趙楚道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推其詞末以俟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國則變其法路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鑑之書議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天子聖論國之屬而讀其書然皆聞其說之一二不過以足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天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善於利害之算而已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礪磨之不殺精脂之不較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略分解否耳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而所爲術者又豈陰險譏貶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面已矣魯丘張侯仲陰懷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困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持摩處重無一不中機會者是其志與其才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

觀救世聖賢不條差將酌古鑒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錄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凡元陳編撰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汎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張安之先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曰茲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傷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鉅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遺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寢寐寢天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下臨清流已見畫觀園林波渾之勝月星雨露風烟雲物之奇及有以開基靈樞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即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况是率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刑總合簡牘觀林有如神祖聖訓所與者是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非然而已哉予猶欲進於行著習經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髮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九十四卷目錄

廣東路環鎮

訓學彙規

捫蝨新話

性理大全

讀書錄

居業錄

王守仁語錄

共發編 語錄

荆川稗編 原委

吳夢祥語錄

丁奇逢集

學行典第九十四卷

讀書部總論三

朱子開學齋規

讀書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開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開詳註看字字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遍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

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有子細心眼既不專到眼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能記不能久也三到之中一却只是漫讀讀決不能記不能久也三到之心心到最中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則須要愛護不可損污橫插湯湯江祿讀書未免雖有急速必待掩卷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陳善撰續新語

讀書須知出入法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

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

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

言下惟知出入得盡讀書之法也

讀書牢記則有進益

讀書惟在牢記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讀一百

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

今人誰不讀書日將通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

忘一歲未嘗得百二十字雖然況一日乎予少時實

有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虛方知陳賢良爲得

法云

性理大全

Figure 10

利讀者便是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者意

問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

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旨而求作者之意 讀書少則

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

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

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得

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

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

疑處有疑方是進

精熟者或記性遲鈍則多誦數遍自然熟記得堅固若是遲鈍不多只務速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堅固者讀書何異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哉處齊莊志意堅定不妄言不苟笑聞樂伏誦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沈思必觀義理以聞邪僻行乞之德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為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今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者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為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後學讀書未會識得日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有等級後學學問聰明還記不足良惟思慮者究者為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大抵讀書講論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加揣摩則無非淺淺培養機策磨厲之功或有未通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著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見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本固者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勉齋黃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虛寧靜至於讀書則平心定氣端莊嚴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媸自見鏡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反以迫切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沈靜精密則自然見得分明切不可稍輕易自喜之心使解得六經通微亦何足自易亦豈輕易易端如此便

有不足任重獲生且收敏辨退默然常若不足方能有進觀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附上下則謂聖人擇善居人不及其德如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雖可免於刑戮而不與其家皆可妻也上蔡黃香者也德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聖之當體文字相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追求毋巧擊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就會貫通而義理昭明自然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稍諸經典凡讀天下之書當天下之事當莫不冰融水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惑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商友古人可也故讀書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詩蘇文則又疑神靜處如日暮之公如此用心雖生于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程子曰凡有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六經之言在諸書中默識心通精義為本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為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者求諸書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所以覺其間其疑其必有見矣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求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解本欲明義若不求其義則上擲書不得聖人之道又如解洛書其始止於數上擲書不得聖人之道又如解洛書其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可見非其所非不過

只是當年教人而已學否不觀也若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封文始立義義即聖人別起義以德標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而後立後來者待夫一般事便者得別有得意者依前觀之殊大之矣蘇子明嘗以治經為傳講居業之責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實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正其誠不可不子理實言能修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其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誠以直內養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活活何處下手惟立誠誠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其身且曰乾乾大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賢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止叔

先生曰治經實學也每語草木區以別失通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天上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眾人指之曰見也如中庸一參書自有至理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於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日而上下者為人是人思居常講習言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切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通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如思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碎屑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舜伯之指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龜山楊氏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識別得過故識別得通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言易易得今人多言要作事須有史史固不可不有然六經先

王經世之迹在焉足亦定矣必待觀史未有史者以前人以何為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今人自是不惜章六經而執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白無工夫及之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提一事便須斷處處置得何患不能識別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者反復誦讀至於三十遍以上至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待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詞釋不明本可通曉方欲請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為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舍不得因他而輟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道路且如楚井言君子向晦入裏思解者多作遷善時將之聊或問作其辭子曰此只是簡時之大者向晦則憂思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生須要教深遠得 漢儒之誤經也以三萬餘言明矣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祖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如之以明禮義明皆賢人之德業矣

讀史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知有不合處又更思其間多有幸而或不幸而敗今日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孰有不是敗者孰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

存治亂之賢人君子出處遷便見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彼有某人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有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知何事是學也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致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發微而論曰夫疑以取今之問夫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自解抑未矣千定謂是冠陽天下無幾長史氏時雖歡歡著贊揚之死若在冠陽之手竟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偏過褒貶之高廷尉有贊美與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為當問今日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為天下之平 問讀通鑑之法曰前觀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法制都司善行皆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知看書例事則若身領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何天曉然可以口講而指實則機會熟他日臨事必遇人矣凡前古可嘉可愕之事皆當熟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為言矣

魯齋許氏曰觀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論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家法之有律令格式實功課事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

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諸書者為是也不合於六經諸書者為非以此或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問一史畢歷歷默然然後取一史而問之則此有常不數年所史可以備史局問 史本于理以他史紛紜交錯於前則時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一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漢文辭繁義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看史記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而刪放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是記其事而讀其善非所謂學也 薛道潛書錄

論學

為學第一工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幾般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肯此意也 學道問以聖賢之書而人易徒從心章句之問而不求實理之所在則亦無以有諸己矣 道學以五經四書為本專用心於史學者無自而人道 孟子專心致志西子讀書之至要 邵子詩云不讀人閒非聖書凡不正之書皆不可讀 自有文籍以來汗牛充棟之書日益多要當擇其是而去其非可也 鄭歸離雅樂雜書亂聖教 餘事精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讀書一事乃吾之本心所得理力其間而與余止者雖千倍老若讀書除事不掛眼之句雖獲我心焉 萬金之富不足以易一日讀書之樂也 外物之味久則可厭讀書之味愈久愈深而不知厭也 陳善

何者為是在萬物上何者為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若落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胡居仁居業錄

應澤堂學約

一讀書者以小學為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朱司馬邵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一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尚弄戲等語多無益

王守仁語錄

傳習錄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一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曹于汴共發編

語錄

古人之書不可不多讀但讀書不得其法不得其古人不得

劉川程編

原學篇

何為三代之前學術如後三代之後學術如此幾微有通風觀習以降日以浸夷非後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實後人之學術不及前人之學術也後人學術難及大槩有二一義理之學一辭章之學義理之學尚攻辭章之學尚離提義理者則以辭章之士為不達淵源然學者則以義理之士為無文章義之辭章雖富如朝霞晚照徒耀燦人耳目義理

雖深如空谷靜聲所底止者殊途而同歸是皆從事於語言之末而非為實學也所以學術不及三代不及漢唐抑有由也四語之學不傳則實學為化腐盛文夫其間有屹然特立風雨不摇者一代得一二大賢一代文章文物法度起綱之固主也然希希則賴數十人希則人罕世世無則諸人亦不識圖書之學故華胄人也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問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為武庫一唐人問以營三極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因熟於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考使華

不見圖雖讀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不覽諸譜春秋則建魏水亦莫知古人民族之始終晉時作者後世史官皆不知其學之自況他人乎且曹亦不知及見楊俊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公子諸方覽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圖書之學學衡之大者且需衡刀筆吏也知史漢一代憲章之所自欲向大儒也父子分學於句之末以計較毫釐得失而失其學術之大體何秦人之典蕭何能收於草昧之初蕭何之典欲向不能從於承平之後是所見有異也述是之意在於鹿而不知有山京原之人意在於照而不知有木劉氏之學意在何故知有書而不知有圖嗚呼圖書之學說是誰之過歟

敘學

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妄品節之紊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見矣本諸

異端之害惡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矣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惠世之者也學者以是性與心與是氣與智以求之俾和正之術明誠偽之辨分先後之節節不差焉行而固守陳其於不為全吾不信也諸生從余問學有年矣而余懷於他故不能始卒成夫放言矣夫之樂故其為陳諸君為學之失序靡不至於差且差而取其全也先秦

三代之書六經斷為大世幾變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補竟亦莫知追從惟當致力六經誦誦耳世人行往往以語孟為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精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為終學者以為為始未說聖賢之詳說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所謂頹然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雖然何謂讀書不可不通性當熟讀不可強解優游讀誦涵泳胃中雖不明了以為先人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聖則惑耳六經既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吟味性情感發志意中和之音

是為人之不閉血氣融之耳詩能導性情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為得而敏也時而後讀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即辭以度人情情得而用矣血氣既開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徵夫用矣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唐所樂之禮說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見矣本諸

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者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贊用一貫本其學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學夫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則不可以春秋春秋不明則不可以學易夫不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奇務遠求名而遺實論分而遺探經而力窮故人異學家異儒聖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趨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發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博注疏釋出特著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未傳用力之勤創備似真通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於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證察爲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中易好新習易好變易勿好詆訐勿生穿鑿吾心易吾氣充周既微使勿知若發強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因緣見血而得情毋輕刻毋細碎毋護妄毋諱深以爲高酒實職職聞則起惻然爲得也六經既治諸蓋既精而後學之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譬中有六經諸蓋爲主彼殷興之述不吾欺也有如持平衡如史之分詩書春秋之史也因聖人而定章制立經大經大史之史爲經也史之典曰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援拾記錄無

完書詞馬遷大史著書爲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陳壽或最而不純取其純而令其缺也後世史記者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立法制纂本六經取三代之餘緒爲百世之準焉若遷者所謂史氏之良者也功固前漢史最遠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於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史成於陳壽其大原則出奇故其書似之然猶實情或有律亞於遷固自謂實是吾文之著作諸片論往往不減遷泰則比擬太遷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野文奇功無端往往創設非美松之小傳一代宋傳之士遂爲書所誤後世果有作者必當仿以正書之罪書略刻之衛光祿曹瞞之鬼數千古一快也晉史成於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宗耳緊要處史最詳試觀諸事繁之具其載之甚失史體二國過於略而晉書過於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蓋李唐魏晉魏晉南北朝史遠辭說事頗爲得中而其事蹟行錄敘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於唐史之際修訂初經有唐於晉唐史二種書劉勰所作則未完備又作爲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書當之也也然學者當先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有則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而後世史家也宋史史官未成金史只有賈長才事錄其多而東都事略最爲詳備是則前此之史也學者必讀此代史者之纂良之由邦正之益國體國勢制度文物昭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正論其間以誠己意爲後取通公通鑑宋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如可謂之學史矣學者

往往全史見急於要名欲以爲說說之資嘯吻之備至於鉅書亦不全讀抄錄鉅鈔鈔通鑑之大旨治公之微意隨以錄沒其所以有性善惡說之說則秦新讀諸子七志刊除衍四書皆出一律雖云源委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真可也索問一書雖云醫家有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黃之書雖云兵家智術衛陳之事亦有名言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勝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略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楊子雲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說之說則秦新之論事非而無漢韓子諸良文頗滯礙難於讀以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溫公其推重之以爲在孟節之上或謂或楊莫適所定雖難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蓋讀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情其猶有戰國操機之餘習性董子三策明白極正孟刺之亞非劉向所企也又文中子生於南北偏廢之後陳政機流之際而直敘河汾作成將相基唐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輩錄其言之流故比擬時有太過過解其問其似論語而其格言之流有漢儒所未逮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渾厚厚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漢漢氏比擬其言其語佛老扶特則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既治宋與以來諸公之書周程張之性理邵雍簡之象數歐陽司馬之經濟往往得漢唐而隱二代大當放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立於不敗也不可游也今之所謂諸書也所講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占之所講藝也今人雖致力而

亦不能使變使然今之所謂學者隨世變而下夫雖然不可不學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學國所以博物所以修身無不在也學詩當以六藝爲本三百篇其者也三百之流傳而爲辭賦離騷賦詞其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辭不出乎詩之律所謂嚴整而未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謝其至者也陳唐而降詩學日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詩學日窮弱而後強歐蘇黃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謝不能曹劉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黃而乃效晚唐之萎靡溫李之尖新擬盧仝之怪誕非所以爲詩也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向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雅戰國策之清刻華嶠莊周之雄辯發舉之簡練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賈誼之莊麗董仲舒之平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選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陳夷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礪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翱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經濟李唐而下陳夷至於宋其文可學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闊闊司馬文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襲細求時出而時辨以爲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子畫之工拙先審不以爲事科斗篆隸

正行草隸氏輩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日大子大匠士往往以能者名家覺惡自出法度備具遂爲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厭人至劉義之使奴輩大書亦自過人一瓶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尚如此至於李唐學書愈衆于書於士大夫固爲末技而衆人所尚不得不專力學者斯微乎筆法則先求歐陽公金石刻經管金石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當學也正者當以篆隸意爲本有某隸書則曰古鍾太傅王右軍顏平原蘇東坡其規矩筆端之大匠也歐李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爲楊柳式程君讀宋帝黃魯直某之以厲書氣參之以隸書體可也歐或不工亦不倍矣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擬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興諸公若如是而爲詩文如是而爲字畫大小長短技藝遂各低劣各抵於成則可以爲君相可以爲將帥可以爲君若若可以堪天下如泰山之安時與志奉用與材拂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著書垂世可以爲大儒不與草木朽腐碌碌以偷生才子以自存舉大之至善壞己之全材也助哉諸生毋惜茲命

讀書社約
壯易不以文命而以讀書命子與氏所稱文會正讀書也今人止以操觚爲會是將獵社田而忘園賦食社飯而忘桑盛本之不治其能與千百萬三千計有社以讀書矣荷美賦不與諸君各黨同焉其何辭之有董子讀書不親園幼安讀書席者膝處罕子者一爲兩漢之精兵一爲徐威之嘉穀顧吾黨效之有以焉約也故特結爲讀書之社今申約三十三其明鑑焉約一一定讀書之志記曰當權肆三言其始也古人之志明在事君但從從食舉非爲有志今須如求妻養母或智忘如守苗苗爲爲盛望月集

聲淚填目出於有過之者吾黨防之二嚴讀書之
功記曰人學鼓篋極其業也每日晨興當念此語
如樂正投教司成待說凡進一第須兼事辭三者應
口在心方可穩手不得托官大意徒行恍惚日須有
計月須有要可聽稽查不得隨意逍遙散亂無狀三
嚴讀書之言有實者必有文若筆枯心澁漫官長聊
制作語觀意自待相諱實鑒二者不得違時於已
何當即不必七步倚馬要使風篇隨到隨不必諧聲
俳偶要與人意相通今有刻燭之罰載簡之筆當其
釐成四治讀書之心治業不治心譬彼莠田嘉苗難
立世路難奔我書由絕世之根在節與漢師高師
來古人來儀欲淡意明心珠自現此章書之府文家
之源也故願存黨為一人不可一步踏入世中亦不
今世一點融入身中要其大端曰養靜氣審心地凡
在社中互相政治三十其既職矣乃更申曰自盟
之後守此四章寧居若處毋異其心始於今日終於
終身

序

十六觀

昔人嗜古者上樓屋下地龍跡凡碑版鉤金之文
皆為搜而傳之蓋以芸蕙繁以繡網其一類之書如
此余也鄙少秉俊好藏藏與每欣然指謂子弟云
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若知達故人吾性樂
宴客而憐悔無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於竹
牕之暇把酒而讀書十六觀蓋浮氏之修居淨
土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

十六觀

亦惡可當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
亦嘗曰讀書一尺不如行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
倪文節云公松聲淵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
子落聲雨滴聲雪聲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
也而讀書聲為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聞子弟
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
相半有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富貴老少
觀者一樂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
故有金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歷好典冊常口早知書遂有命恨不十年讀
書若石林為人但今不暇書僅為鄭驚善人足矣
若夫敗名則大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詒家世讀書連世不讀者居有自餘人慰為辦友
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師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
之當如入海自負荷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
得其所欲求者爾後願學者每大作一意求之如欲
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
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
成八面受敵與諸君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
此觀

董道快經者投間自誦人從學者不肯教之云先讀
百遍而義自見坡城云讀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
百遍而義自見此觀
江蘇讀書未竟雖有惡遇必待卷末齊整然後得起

故無損放人不厭其求假為舜王故教人借書手刊
其謬然後返之不厭其求假為舜王故教人借書手刊
劉綱時特學府每共孔聖讀深相繼乃執吳子曰
伯頃嘆當索與仲宣當當後孫若足下無愧王氏
所保書籍專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密
瓶之子美外舅讀書長傳至良與客俱擊索早希撫
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
臣起下邳與上會於蘭此天以授臣下又撫案曰君
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酒
物一不足多也此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治翁云學當覆讀史記史記意深不惟之十厄窮途
陷空覺其問者不憐遇者不顧瞻見足下是賢賦上
之子而饒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終君讀書小吳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日集一部
乃為終身之恨郎某清慎無所併官曰任官之所本
枕亦不須作沉重於此乎應頗令人為喜或謂之書
曰在官為書亦足風流罪過某答曰觀過知仁斯亦
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兼云讀書潘田紛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誹歷歷
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雖然未讀讀書者當作此
觀
朱紫陽云漢吳侯欲殺者以為漢書吳以道書欲得
公憤得道求其之便得一本方為寫得今人連寫也
自厭謂以讀書者簡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李仁謂舉論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盡世間
好人二願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